

弱者的名字

南方壺

西漢申公說“為政不在多言”。在論語裡孔子說“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”，勸人少說多做。一個人若被批評“說得比唱得好聽”，顯然不是好事。孔子又說“聽其言而觀其行”。怎麼說還不是最重要的，要看怎麼做。其他如言行不一，言過其實等成語，都是一再提醒我們，多言無益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。但今日政壇中的人物，個個話都不少。我們不知他們是否有其他才華，因他們所顯示的，全身上下本領最高的就是那張嘴。要他們不多言，真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。即使已有多少禍從他們口中吐出，都無法使他們少講幾句。他們個個家財萬貫，金銀不缺，所以沈默是金，吸引不了他們。連貴為總統，也嫌話講得不夠，主動要求上電視，被專訪兩小時。除了講話，真不知他們還能做什麼？

可能是媒體的錯。這幾個天王，輔導級的談話能力，遠勝過那些電視名嘴。又知道很多秘辛，帶進棺材都不能講的國家機密，可隨時爆料，而且又不需出席費跟車馬費。物美價廉，當然成為媒體寵兒。風氣如此，上行下效，只要是選舉產生的，如學術界的主管，常也是話多得不得了。開會的致詞不能滿足他們，還得到各系所座談。跟學生也是座談不止。多言多敗，製造的問題永遠比解決的問題多。這是新時代的另一種“口欲”。

心在南方

昨日各大報都有一則半版的廣告，標題為

涉案的是 XXX，受害的竟變成 XXX。

副標題為

轉移焦點不能改變涉案事實。

內容結語為

懇請大家明辨是非，別讓 XXX 再受抹黑之苦。

喝酒要暢飲，不過只有酒逢知己才千杯少。平常一群人閒聊，有時會搶著講話，能暢所欲言也是一樂，管它聽眾是誰，愈不是知己愈想跟他講。嫌話講得不夠痛快，還要上電視接受專訪，或在各媒體登廣告補充說明。有人買醉，有人買吐，不吐不快。而有能力在這麼多大報的第一版刊登廣告者，顯然並非弱勢，應是盛勢凌人才對。但原來他們正受抹黑之苦。抹黑他的，又是何方神聖？真令人好奇。非也！抹黑者並無三頭六臂，也正受一紙高捷公文洩密之害，也正為被抹黑悲憤不已。

這群人既非孔子信徒，所以不揖讓而升，下而飲，其爭也君子，我們並不驚訝。對這些現任或曾任的國之三公，為了謀取大位，毫不掩飾的惡言相向，我們也早已習慣。孟子說“惡聲至，必反之”。他們却是百家爭鳴，惡聲齊發，但都說對方先方，自己是反之。由於不確定他們是否為君子，所以並不期待見到君子之德，也不期待他們會愛敵如友。只是人家是不甘當弱者，他們却個個爭當弱者。我們想不透，

又不是玻璃娃娃，何以個個如此輕易地受害？如此輕易地被抹黑？

這社會有很多弱者，每天翻開報紙，也都會看到各種各樣的受害者，令人同情。但這些常覺得美國中共都是紙老虎，自認是勇敢的台灣人，怎麼一轉身，成為受害者？而且還需要花這麼多錢來登廣告以強調自己受害？原先我們還認為他們位高權重，對人是可以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，原來他們連自身的防護罩都不堪一擊。我們一直以為他們是勇者，勇者不但無懼，還可以保護我們。但居然他們也會受害，也會受委屈。這突然讓我們對他們的最後一點敬意也沒有了。

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的劇中寫著：

Frailty, the name is woman.

很多女生不太服氣，因這句話常被翻譯成：

弱者，你的名字是女人。

哈姆雷特講這句話其實有其情境，並非指一般的女性。但如果連這些想當國家領導者的男人，一個個都如此輕易受害，且爭當受害人，那弱者的名字，將不再是女人。(96.05.07)